

新民晚报

当年读复旦，常常羡慕华东师大，因为那里有一条横贯校园的“丽娃河”，而复旦没有。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，河流是爱与自由的空间，常能激发灵感。难怪在茅盾先生小说《子夜》里，压抑已久的吴四小姐蕙芳，要随一众青年男女到丽娃河畔郊游。

其实，1922年复旦迁校江湾时，校园也是建在河畔的——“走马塘畔立簧官”。走马塘，名字虽粗犷，历史却很悠久，相传源于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的沿河策马。复旦早期的三幢建筑（奕柱堂、简公堂和第一宿舍），飞檐翘角，古朴端庄，就屹立于走马塘畔。走马塘在校园西侧，与北侧的虬江支流界浜滨交汇，又与南侧的无名水沟及复旦燕园相通……流水潺潺，形成一个“C”字，将校园围合起来，恰似复旦的“护城河”。

复旦的「护城河」

张国伟

“护城河”的踪迹，今天只剩下燕园“小桥流水”可寻。江湾校园建成后，师生曾遴选出“复旦八景”（桃园春色、柳径莺声、板桥春水、平芜朝烟、隔岸秧歌、远市灯光、秋篱月影、梅林皓雪），其中“板桥春水”和“隔岸秧歌”，绘就了一幅河边垂柳绿堤、对岸农人叱犊的图画。看来，当年“护城河”风景，与校园建筑非常般配，古典而幽美。

有了流水，就有了故事。早年复旦学生常在水边结伴，散步谈心，温习功



远眺屏山后价村 (中国画) 周明亮

前几日的一个晚上，11点光景，正准备入睡，发觉肚子有点饥饿的感觉。我这个人吃了晚饭，没有吃夜宵的习惯，“多吃半夜饭，少吃年夜饭”。可是，这天真的很奇怪，就是想放纵一下自己，尽管家里干湿糕点都备着。我骑着自行车，漫无目的地在马路骑行。12月的上海寒风飕飕，沿街24小时的便利店，以及灯火通明的小吃店，让夜上海充满了魅力，这时，平凉路上的一家“光头羊肉汤”的招牌吸引了我，都说标题党吸引人，一家别出心裁的店招也会让人多看两眼。推门进去，一股热气迎面扑来，账台后的老板娘站了起来：“您来了？”“您想吃点什么？”常言说，良言一句三冬暖，一声“您”在这个夜晚，让

课；偶有顾影自怜的新潮女生出入河畔，马上就成为校园焦点；复旦剧社的学生演员也喜欢聚在河边，背诵台词，切磋演技。1934年，复旦剧社请来著名戏剧家应云卫先生执导喜剧《委曲求全》，女学生封季壬以艺名“凤子”担任主演，排戏地点就在燕园。在应云卫启发下，凤子初出茅庐，一炮打响，后来成为沪上话剧明星——我想，燕园的“小桥流水”，一定滋润过凤子的戏剧家感觉。1935年“一二·九运动”后，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涨，复旦学生也参与其中。一次，国民党军警包围复旦校门，搜捕爱国学生。正在女生宿舍前的凤子见几位学生慌不择路，连忙招呼：“跟我走！”据凤子晚年回忆，她平时好玩，对校园地形非常熟悉，“校园外是一条水沟，水沟边上满是野生的荆棘……”她领着大家爬水沟，穿过荆棘，躲过了军警搜捕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复旦“护城河”依然流淌。一位老校友在日记里坦言，他的初恋始于河边，“走出校门，就到河边小路上。这里很幽静，是谈恋爱的地方。在一盏路灯下，她给我看她新拍的照片……复旦教学大楼的灯光和河边的垂柳倒映在河面上，那么清晰，那么美……”不过，“护城河”的浪漫，很快就被阻断。因为工业污染，它开始发黑变质，“春水

变成了“臭水”。更要命的是，五角场地势低洼，每年一下暴雨，“护城河”便泛滥成灾。1978年8月21日，暴雨倾盆，河水猛涨，复旦校园顿成泽国。原定当天一早的科学讨论班由苏步青校长主讲，不少学生以为，已是76岁高龄的苏先生不会来了，没想到苏校长高卷裤脚，趟着齐膝的积水，颤巍巍地从国顺路家里准时赶到教室……这段佳话，曾经在“护城河”畔流传，感动了复旦师生。

90年代起，有关部门对“护城河”进行疏浚，并将部分走马塘、界浜河道引入地下，复旦从此告别了黑臭和泛滥。唯一遗憾的是，“护城河”不见了，流水叙事和浪漫空间也随之阻隔……听说，不久的将来，“板桥春水”有望重现天日，那么，“遥认垂柳烟径外，钓船多系小桥西”的风景还会远吗？

肥妈贵爸是青年艺术家陈缘对他父母的“昵称”，他妈妈胖胖的，爸爸却瘦瘦的，但他觉得爸爸更有富贵相。我先前常常听到陈缘绘声绘色地说他的肥妈贵爸的各种趣事，使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们，却仿佛就在眼前。我真正见到肥妈贵爸，还是在陈缘患病之后。

陈缘是个奇才，文学、美术、音乐都拿得起来，在设计艺术方面的造诣更是令人赞叹。这位上海市创意设计工作者协会的年轻会员来自重庆，可他的创作年轮出浓郁的重庆风格。我尤其喜欢他的儿童题材的装饰画，用了夸张、变形的手法，但充满想象力，天真烂漫，色彩饱满，童趣盎然，这些作品都在他发起的公益慈善活动“暖意计划”中进行义卖，以帮助边远地区的贫困儿童。《活在上海》是他作词作曲的一首动感十足、积极向上的歌曲，里面有上海话演唱的RAP，“四大金刚当早饭永远吃不腻，米饭配油条还要多放点虾皮，还有生煎小笼包不要太灵，上班地铁上挤得轧也轧不回去，啥人叫佢碰上高峰期……”他让他的肥妈贵爸听了，他们都说一句都没听懂，不过那份开朗、乐观、励志，他们是切实感受到的，他们一直为自己的儿子能在上海发展而备感自豪。三年多前，正在攻读硕士学位的陈缘回老家，与肥妈贵爸一起过年，然后去成都参加一个画展，不料突发疾病，竟至昏迷不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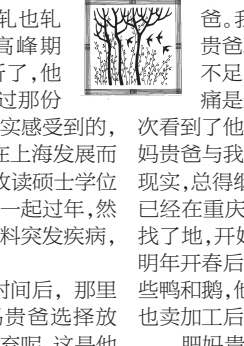
在当地辗转治疗一段时间后，那里的医生直截了当地让肥妈贵爸选择放弃。可是，他们怎会轻易放弃呢，这是他们唯一的孩子，是他们全部的希望和未来。于是，肥妈贵爸带着陈缘来到上海继续治疗。这些年来，我亲眼目睹了他们的坚强和勇气。陈缘在上海的治疗并不容

易，数次转院，病情不稳，而且费用很大。面对种种困难，肥妈贵爸绝不言弃，日日夜夜都守候在陈缘身边，悉心照料，寸步不离。我去医院探望时，肥妈贵爸紧紧地拉住我的手，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，不善言辞，甚至字也认识不多，虽然他们没有跟我多说什么，但我却分明感受到从他们的手掌里所传递出来的强大的力量，从而与他们一样坚信奇迹终会发生。肥妈贵爸的坚守感动了众多与陈缘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们，大家凝聚起深厚的爱心，也坚持不懈地为挽救一个年轻的生命而努力。

陈缘终于睁开眼晴了，尽管他不会说话，不会应答，但肥妈贵爸声声呼唤他的时候，他总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，我相信他是在细致地辨认消瘦了的肥妈和憔悴了的贵爸，我同样相信他是将他们对他的倾心付出镌刻在记忆深处的。天妒英才，今年立冬之日，年仅三十二岁的陈缘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，离开了深爱他的肥妈贵爸。我得知消息后，都不敢与肥妈贵爸联系，我知道任何的话语都不足以安慰他的，失去儿子的伤痛是永远难以平复的。但是，我再

肥妈贵爸

简平



次看到了他们的坚强和勇气。前几天，肥妈贵爸与我通了电话，他们说总得面对现实，总得继续生活下去。他们告诉我，已经在重庆山区的老家筹建养鸡场了，找了地，开始搭窝棚，并订了鸡苗，准备明年开春后就养上一千只鸡，同时再养些鸭和鹅，他们计划喂养大后既卖生禽，也卖加工后的熟食。

肥妈贵爸平静地跟我说着，我边听边抹着渗出眼眶的泪水，他们真是天下了不起的父母。我说，祝你们一切顺利。他们回答我，你放心，我们会好好生活的，因为这一定是陈缘希望他的肥妈贵爸做到的。

冬至一过便是数九寒天，进入了一年当中最为严酷的寒冬。一九二九不出手，三九四九冰上走，说的就是这个时候。本来年初的时候已经答应亲友今冬要到海南去越冬，去享受一下冬日下的阳光沙滩还有幽深椰林。但是我还是选择留下来，在我看来倘若不经历一番冬天的磨砺，这一年总觉得不够圆满，似乎总感觉少了些意味。

我喜欢冬天，冬天的街道清冷而整洁，梧桐的枯叶被风吹落，街角飘出糖炒栗子的香气，寒风中步履匆匆的行人，人们赶着上班，赶着工作，赶着生活。但是生活是热气腾腾的啊，因快要过年了，每个人的心底不由自主地都会漾起一丝快乐来，即使是忙碌的，那份忙碌中也透着几分喜悦。到了晚上，华灯初上，寒风中夜归的人，窗子上映上的那一盏橘红色的灯，饭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，有粥可以暖身，有灯火可亲，这些琐碎的日常，在寒冷中被放大定格，这便是属于冬日的一种别样的温暖与动人。

九九消寒

玉玲珑 散文《雪》中

曾描述过江南的冬日，“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，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，深黄的罄口的腊梅花；雪下还有冷绿的杂草。”可见江南的冬天并不完全凋敝，它并不像北方那么满目荒寒，它还有冷绿的杂草，红的山茶花。郁达夫更是在他的《江南的冬景》一文中将江南的冬天视作是一场秋天的延续，“芦花可以到冬至而不败，红叶也有时候会保持得三个月以上的生命。”但是江南水汽丰富，逢到低温不出太阳的时候就会

二去金山再喝羊肉汤。药补不如食补，食补不如汤补。宋代名相王安石说“羊大为美”，羊全身是宝，吃百草，有“百药之库”之称。多吃羊肉，尤其是冬天多吃羊肉，能健康长寿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说：“羊肉能暖中补虚，补中益气，开胃健身，益肾气，养胆明目，治虚劳寒冷，五劳七伤。”

时间不早了，我准备告辞了，“您走好，老哥，外面风紧，注意保暖，”我做了个夸张动作：“有这碗羊肉汤垫底，什么样的风寒都能对付！”顿时，店堂间传来一阵笑声。

《杂诗三首》：“苍梧烟水碧梧枝，记得少陵曾有诗。总是有心驰不到，但留一鹭凤凰池。”“自洗骅骝驻客舟，结庐淞水作清游。九峰一脉苍苍树，才一转晴看到秋。”“残稿无多退笔存，满盘红柿带霜痕。天风吹散飘零叶，不到老家银杏村。”

凤凰是三国时吴末帝孙皓第五个年号，也就三年。取名这个年号，是因那年宫阙出现了凤凰。可惜这么好的兆头，留不住吴国的国运。之后不到十年，吴国亡了。带有凤凰年号的砖，是留下来了的。词义和字体都好，又是差不多两千年的古物，自然就让人宝爱了，特别是读书人。周作人当年就收有一方凤凰元年砖，他在他的日记里这么记载：“在马五桥下小店，得残砖一，文曰‘凤凰元年七’。”之后他还取了“凤凰砖斋”的高名。曾见过一张他书斋的照片。案头显著的地位，垫着老布，放置着那一方凤凰砖。

数十年后，城建的关系，获得一方古砖的可能性太大了。我也得到了一方凤凰元年砖，而且是带彩纹胎泥的。凿成了砚，还容易发墨。凤凰一直是我心里带着的。凤凰的风字，和我名字里的鹏字，在古文字里是同一个字。凤凰，还出现在了杜甫最奇异的诗里。“碧梧栖老凤凰枝”，杜甫仿佛没注意，在梧桐树上栖老的凤凰，而是把他的注意力，集中到了曾经栖老过凤凰的梧桐枝上。天赋异禀的感觉，谁能及得上？天意弄人，我也喜欢写诗，也就无处可逃地伤起心来。

也不知幸与不幸，结交这一方凤凰砖砚，还有满眼苍苍的烟水。我从浮尘里经过数十年，才来到了云间。所谓自洗骅骝，不是说自己是怎么了的书生、飘零书剑的那种出色的书生，只是说停留了车马，走到了烟水深处。我感觉云间，淞水边上，正是人间的烟水深处。这里有九峰，九座拔地而起的山峰，不高，但郁郁苍苍，有史书的意气在，流连不去。无数的苍苍的树，是我近年时时时见的。我不是凤凰，有幸也可以栖老在这郁郁苍苍之中了。

树，远比人纯情和真实。这几年我看到了树的春秋夏冬，这种一种受命盛衰的信守和惬意，人是极难得到的。一转眼里，叶色转浓，层层参差，九峰尽染了。这是秋天了，一年中最有骨力和神采的季节到了。这样的季节，连栖老两字都无从说起了。笔砚左近，算起来这几十年来也没写过多少字、几本书。可笔呢，还是写坏了不少的，所谓退笔成冢，倒是差似了。入秋了。柿子红了，几上满满一盘，好大。无与伦比的柿红，带着秋霜，除了九峰，一隅人家也入秋了。

秋天，所有的落叶里，银杏树的叶子是最动人、动心的。即使阴沉的天色，也是明晃晃的，从不忧郁。这一刻，我想老家村口那一棵活了数百年的银杏树了。只要它活着，我的来去，甚至生死，都不算什么事。

感到阴冷潮湿，虽不像是北方的冬天冷得那么凌厉直接，但它的冷显得纠缠徘徊，数日不散，所以同样是难耐的，此时的太阳是最可亲可敬的。

选一个正午晴好的日子，坐在太阳底下，闭上眼睛任阳光洒落在身上，你能闻到太阳的芬芳，只是那么坐着你都会生出一种巨大的幸福感与满足感，冬日所幸不过是一室阳光，肥猫卧于脚下。陆游有一句诗，就反映了他冬日在家猫冬时的情景，“溪柴火软毡毡暖，我与狸奴不出

但留一鹭凤凰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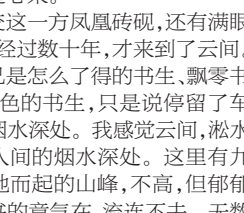
陈鹏举 新吟附记之四十六

门，”这些闲情逸致古今大致相似。

在阳台上负暄，身侧最好能摆一盆水仙，水清无痕，温香拂面。红楼梦里有一幅冬闰集团坐，冬日黛玉宝琴等人团坐在潇湘馆内闲叙，暖阁之中就有一玉石茶盆，里面攒三聚五栽着一盆单瓣水仙，点着宣石。可见，盆栽水仙古已有之，比之水仙在温室中的幽然袅娜，冬日的腊梅更有一种峻峭的风骨。

腊梅差不多冬至前后开放，预告着即将进入一年中最为凛冽的时期。我家对面的街角就栽种着三株腊梅，每年的隆冬都会开放，开花的时候，整条街区都萦绕着一股香气。它的香气清幽深邃，深吸上一口，五脏六腑都仿佛被涤荡一清。若是再下一场雪就更好了。王安石有一句诗，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，踏雪去寻一枝梅，或是赏其风姿，或是闻其香，千古于今都是一桩雅事。

古代，人们十分重视梅花的开放，所以才有驿寄梅花这件事。作为二十四番花信风之首，梅花一开就带来了春天的消息。



有这样一个黑白两样美食，干吃或熬煮后趁热吃都很滋补。

十日谈

冬藏养生须加餐 责编：龚建星

